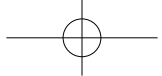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 纯真与混沌：创造不可能的现代神话

杨稚梓 作

安奈特，大名安娜·波曼努瓦，是一位法国女英雄。她生于1923年，1944年参与反抗德军的抵抗运动，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巴黎救出了两个犹太少年，战后成为一名神经学专家，结婚生子。五十年代中期，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欲脱离法国，安娜·波曼努瓦同情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暗中协助反抗者运送物资，她曾被捕，被判刑，又逃脱图囿，独自一人逃往意大利和突尼斯，失去了原先在法国的一切，继续参与这场反抗自己祖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一度在本·贝拉政府中担任要职，不久后本·贝拉因政变下台，安娜·波曼努瓦再度流亡，直到八十年代才重回法国，生活在一个叫做迪约勒菲的小镇里。又过了很多年，她的人生轨迹与另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交叉。这位名叫安娜·韦伯的德国女作家生于1964年，曾在巴黎求学，又留在法国工作，把很多德语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语，从1998年开始自己创作小说：用法语写好，再亲自翻译成德语，或者反过来。她的自传性作品《祖先——一本时间旅行之书》（2015）诉说了一场德国人的寻根之旅，在德法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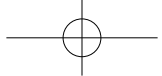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国同时出版后大获好评。这一年，安娜·韦伯去迪约勒菲参加活动，偶遇年过九十的安娜·波曼努瓦，惊诧于这位老妇人惊心动魄的一生，决心把她的故事写成书，这就是传记式小说《安奈特，一部女英雄史诗》，2020年德国图书奖获奖作品。一个女人的勇气、反抗精神和正义感被写成史诗，一种在传统中只属于男人的文体。

是啊，无论在古希腊、古印度、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史诗讲述的总是男性主角的历险故事。这是一种庄重典雅的古典文体，源自口头文学，充满着诗歌的韵律美。古希腊史诗的韵脚多为六音步，不压尾韵，中世纪日耳曼语系的史诗（如《尼伯龙根之歌》等）则押头韵。

不过，高雅的格式并不能被视作这种文体的唯一特征，毕竟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的长篇小说也往往采用诗体韵文形式，在格式上和史诗差别不大。两种文体的区别主要在于故事的世界观：史诗的世界观单一完整，人人都依附在同一套生活及社会秩序上，角色与周围他人之间在观念上的冲突比较少。长篇小说却是一种属于现代的文体。“现代”意味着个体的自我意识觉醒，不再让神或统治者的意志主导自己。长篇小说中的世界一般是个充满观念矛盾的多元化世界，包含了种种不同的世界观，可以说是用主角的私人视角观察现实世界，个体对种种冲突的思考及思考后的成长变化构成了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可见，长篇小说的主角是现代读者可以接近和理解的“人”，史诗则常以某个英雄或神灵为中心，讲述主角在家族、民族或宗教斗争等宏大背景中的卓越事迹。来自神话的英雄和神灵之所以区别于现代人，是因为神话人物与其环境浑然一体，没有现代人面对复杂现实时的那种矛盾和割裂感。我们阅读希腊神话时总能体味到一种超凡脱俗的纯真，也是因为神话人物身上没有现代人那种纠结沮丧的感觉。

《安奈特，一部女英雄史诗》这部小说并不是真的史诗，尽管书里面一行



行的都是美丽的诗体句子，但那只不过是普通的散文被分割成了诗的样子；小说中有一个时时代替主角安奈特，对其所作所为进行历史性、社会性反思的叙述者，为作品增加了一重当代视角；而且，安奈特的时代——二十世纪——本来也无论如何都无法同蒙昧完整的神话时代联系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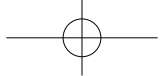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小说标题里的“史诗”并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作者玩的文字游戏：**史诗并非这本书，而是安奈特这个人物。**

小说开篇是这样的：“安娜·波曼努瓦是她的一个名字。她存在，确实，她也存在于这些纸页以外的某处，那就是迪约勒菲，德语意思是‘上帝所造’，在法国南部。……她很老了，但可以说，她同时也尚未出生。今天，在她九十五岁之时，她在这张白纸上降生于世——生在一片穿不透的空白中，盲目地、长久地环顾四周，这片空白渐渐填入了形状和颜色，填入了父亲母亲天空流水大地。”

作者从安奈特外祖母和父母的经历写起，从女主角的童年写到自己与她在迪约勒菲的偶遇，短短两百多页中记叙了百年以上的时光。为此，作者舍弃了对笔下角色对话、心理、具体行动的细致刻画，模仿史诗和神话的宏观视角追随主角人生之旅。她笔下的安奈特并不同于现实中的原型，或者说，根本就不同于现实中的任何人。安娜·韦伯在接受德国 SR2 文化广播电台访谈时称，自己不愿为了小说而“利用”历史上的真实人生——尤其是尚在人世的人物，因而没有为笔下的安奈特编造行动细节，而是使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拉开读者和叙事之间的距离，取消人物的生命，把她“固定”在纸页上。这样一来，读者不能把自己代入“安奈特”这个人物，只能通过她的行动和叙述者的分析从旁观望她，试着接近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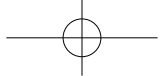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好在，这不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

诞生于书页上的安奈特身上有些和希腊神祇英雄类似的东西。无论是反



抗纳粹统治、救助犹太少年，还是反抗法国殖民地统治、帮助阿尔及利亚人建立民族政权，安奈特的所作所为从来不是思辨的结果，她的动机始终都是自己心中那份清晰坚定的正义感，以及对自由的追求。对于她来说，反抗精神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这个念头在出现之时——甚至之前——就要被付诸实践。体现在这个角色身上的并非那种属于启蒙之后现代人的思辨精神，而是英雄和神话时代伟大的完整和纯真。“安奈特知道：她做的事是对的，或许她无权那样做，但正义在她这一方，对此她没有一丝怀疑。”她的世界观单纯完整，“行正道、爱自由”这种观念即是支配她世界中万物运转的秩序。在这方纸页搭建出来的小天地中，二战时期的青年安奈特堕掉了腹中的第一个孩子，因为生育不利于她参与战斗；战争结束后的安奈特把搭了自己便车的德国老兵丢在路边，又开回去重新让他上车，因为那老兵在车里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的战时功绩，让身为法国人的安奈特愤怒，可帮助他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管对方曾是什么人；中年安奈特放弃了自己重视的一切——家庭、工作、安逸的生活——只为了帮助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阿尔及利亚人。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德国人来了又去，法国人对待殖民地原住民的不公态度隐约透露出纳粹遗风，青年时代她曾一度信任的法国共产党对待殖民地的态度让安奈特失望，丈夫和孩子不曾追随她流亡国外，最初的甜美爱情淡去后，阿尔及利亚恋人也离她而去，历经千辛万苦建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政权没有想象中的民主自由，四处暗潮涌动——不变的安奈特置身于这许多变幻之中，那份坚定的正义感让她半是领先时代，半是落在时代后面。

同样如古希腊史诗中那些为了胜利杀人如麻的英雄一样，安奈特信奉的目标正义以手段和过程中的非正义为代价。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目的显然是正义的，但民族解放运动到处投放炸弹，在革命的八年间屠戮了一万九千名平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阿尔及利亚人。安奈特并非不了解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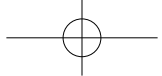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一真相，但她相信革命必须以流血为代价。“她只知道：那里有些事情不算成功，但那不是不可避免的吗？事情要往何处去，她是知道的，为此用不着罗盘，也用不着别人提建议，但走在通往那边的路上，时时有人偏离正轨，让别人无法走到他前面去，事情就是这样，而且总是这样，改变不了。她甘心忍受。”在神话英雄的眼中，个体的生命无非是交换胜利时必需的筹码，无论他人还是自己的自我意识都隶属于一种更高的意志，他们想当然地把世间的一切都置于这种更高意志的框架之中。这种行动中体现出一种毫无疑虑的强大力量，却充满了冷酷和危险之处。

安奈特牺牲包括自己在内的个体，选择“更大的利益”，为了正道而抗争。叙述者没有把这种神话英雄主义斥作愚蠢或错误，而且轻巧地用同时代的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对待同一场革命的态度与她作比较。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加缪称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为奴役，同样相信暴力革命不可或缺。但作为一个现代人，加缪称：“如果人们往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扔炸弹，我母亲可能在其中一辆电车里。如果这就是正义，我宁愿选择母亲。”

安奈特不像加缪那样了解阿尔及利亚，她把原则置于个体之前，因为她从没了解过这个民族的“个体”，对阿尔及利亚的认识仅限于旅途中所见以及新闻中的报道。阿尔及利亚人的宗教伦常、单个阿尔及利亚人的生活和观念，她都没有接触过，也并不关心，尤其是宗教对这个民族的特殊意义，相信唯物主义的她不愿去了解，因为那放不进她那张完整的世界图景(tableau)中。“这就是说，她付出全力，为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为了理念、平等、自主。究竟可以这样吗？我们到底可不可以为理念而斗争或死亡？为之而斗争的理念还是理念吗？不会变成现实的东西吗？……她是为现实斗争，但只是从报纸上了解的现实。”

安奈特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而且没有像神话中的阿喀琉斯或齐格弗里德



那样，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失败后迎来宿命的死亡，让他人传颂至今。她在本·贝拉下台后逃往瑞士，慢慢老去，渐渐被遗忘，如今在法国以外已经鲜有人知。她追随的本·贝拉跟她一样，只为建立一个理想化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武装斗争，没有考虑宗教、道德和个体这些对一个新政权无比重要的现实因素，新生的阿尔及利亚几乎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让人幻灭：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的政权，无非是用一拨统治精英取代了另一拨而已。这场既不凄美也不壮丽的失败就是神话悲剧在现代社会的失败：单一完整的世界观无法应付现代世界的多元和破碎，骤然出现在这个将理想斥为幼稚和伪善的时代，唯有无力地破灭，离我们遥远得充满讽刺意味。

不过，尽管叙述者一遍遍地提及目标正义和过程正义这个话题，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书中的安奈特犹如现实世界中一则冰封的神话，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会让她破碎，但那种因无法理解而异常美丽强大的力量，是谁都无法否定的。叙述者将她比作加缪笔下一次次徒劳地把巨石推上高山的西西弗斯：斗争，或者说不间断的劳累和努力本身，就会让她的心中充实。她在斗争的时候，是幸福的。当一位生活在书页间的神话英雄用澄明如镜的目光注视着远方的胜利，你真的能用现代人本主义的观点批判她在群体和个体之间所做的取舍吗？

“安奈特”这样的人物或许并不存在于现实中，但安娜·韦伯创造这个角色时，为她灌注的那种凌驾于一切个体之上的强大力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欣赏它，赞颂它，乃至偶尔追随它，但同样应该警惕它。不要离神话太近啊，不要落入开辟鸿蒙之前那混沌的深渊。

(译、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